

时光缓缓流处

何永飞(白族)

时光如激流,饱含力量,奔涌向前,瞬间就会带走我们生命中的很多美好。要控制时光的流动是不可能的,要避开流动的的时光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找一个时光流动相对缓慢的地方,来放松一下紧绷的心弦,来修平被冲击得坑坑洼洼的生活。在快节奏的当下,这样的地方已经越来越少,而洱海之畔的磻溪村就是其中之一。

一看“磻”字,就能猜到它与石头有关,其意为巨石也。村名的由来的确与巨石有关。相传,很久以前,凶猛的洪水把一块巨石从苍山山顶上冲下来,要将它沉于洱海底,好在巨石在洱海边及时停稳,没让洪水的阴谋得逞。自此,这块巨石屹立于此,守护着家园,让入侵者望而却步。有它在,时光的洪流不敢肆无忌惮,尘世的喧嚣也退到了边缘地带。

来到磻溪村,匆忙的脚步自然放缓,身心随之变得更为轻松。这里的男女老少个个内心富足,神情淡然,怡然自得,但又不失活力和灵动。这足以看出磻溪村的不同寻常。不禁感叹,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白族人

是幸福的,因缘而抵达这里的外地人是幸运的。依水而居,就已占据上风,就已理想之地,何况水还那么丰沛,有清清的溪流,有甘冽的井水,有碧波荡漾的洱海。与水相伴的是坚硬的石头,从村头到村尾,石头处处可见——在庭院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石头的组合和点缀。水与石头二物皆具灵性,两者共处,相互依托,可谓刚柔并济。也许是水和石头的滋养和熏陶之故,这里的人们有水之善意,也有石之信念;有似水柔情,也有如石刚毅。

磻溪村地理位置优越,它位于大理的中分之地,汇聚周围精妙。此外,它还有厚实的历史册页,那些经受过风霜洗礼、依然独具韵味的古阁、古亭、古桥、古殿等,都在述说着生动鲜活的故事,从中能听到时光的回响,能看到日月行走的踪迹。

文化是磻溪村得以生生不息和繁荣昌盛的关键所在,其根脉深深地扎进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一景一物,一街一巷,一言一行,都充满着文化的气息,都散发着文化的魅力和光芒。如果说文化是磻溪村的生命力,那信仰就是磻溪村的灵魂。正因为有了信仰,磻溪村的人都有慈悲心肠,都有和善面孔,都有宽阔胸怀。走进庙门,几位白族老奶奶就笑脸迎上来,无偿赠予吉祥的祈祷和祝福,让人一时分不清,眼前的是神化为人,还是人化为神,或许二者本就一体?又难怪这里的人们都活得那么坦荡和幸福,不畏黑夜,不畏寒冬,不畏时光的锋利和无情。

磻溪村是古老的村子,但又极具现代性,这点实属难得。与时俱进,方能有更好的出路,这话确实不假,磻溪村就是实证。建筑最能体现出一个地方的特色,青瓦、白墙、照壁、木雕、石头等是白族建筑不可或缺的元素,也是其明显的特征和标志。时代发展下,便捷而又实用的钢筋混凝土已成为最常见的建筑材料,只是千篇一律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枯燥而单调,让人产生审美疲劳。还好,我们在磻溪村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无论是居民建筑,还是公共建筑,都将现代技术和传统风格融合在一起,既跟得上潮流,又不失民族特色。对于珍贵的古建筑和遗址,村里都进行了重点保护,没有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去开发和重建,真正做到了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青瓦白墙处,总能遇见新旧时光的身影,它们相互走近,一同歌唱和欢舞,谁也不会抢占风头,谁也不曾默默退场。

磻溪村之所以被大众知晓,之所以成为很多人的向往之地,除了它本身美妙绝伦,还与网红打卡地S湾密不可分。S湾是洱海对磻溪村的特别馈赠,洱海的身姿在这里格外醉人,以致时光都为其放慢了速度。慕名来S湾的人很多,有浪漫的情侣,有快乐的一家人,有视频直播者,有自由歌手,有怀着不同心情的独行人……各种声音此起彼伏,但并无喧闹和浮躁之感,反而让人感受无比宁静。不管人生遭遇多少困扰,不管被日子追赶得多么疲惫,不管命运留下多深的褶皱,只要你置身于S湾,面朝洱海那片纯净而又辽阔的蓝,仿佛一切就会自然舒展。

清风拂面,好不惬意。或悠悠漫步于巷道,或呆呆静坐于洱海边,可以有所思,也可以无所思,我们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同样是一天,磻溪村的日子似乎要比别处的更闪亮,更漫长。



洱海



侗寨里的蝉鸣

陈永忠(侗族)

天特意看望您,想当面欣赏您唱侗族大歌。

一个人唱不了大歌,只能唱小歌,她有些歉意。老人耳聪目明,反应很快。她一边说,一边翻动手机。很快找到一个视频,是她领着好几百人一起唱侗族大歌的情景。然后又给我们看了央视采访她的画面。

大歌要大家一起唱,一个人只能唱首小歌。银花奶奶怕我失望,主动为我唱了首《老人歌》:“一天不唱歌,人容易变老;一年不唱歌,浪费光阴了……”气息很稳,神态自然,音色依然清亮。唱罢,也不好再让她继续,毕竟年纪到那儿了,怕把她累着。

银花奶奶说,她们家是歌师世家,从小浸泡在歌声的染缸里,嗓子好,记忆力强,很快就学会了许许多多侗歌,能唱370多首。从18岁开始便义务传歌,至今整整62年,有“弟子”1000多名,许多人在贵阳、上海、深圳、桂林等城市打“文化工”,专门演唱侗族大歌。2009年,潘萨银花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侗族大歌代表性传承人。

过去这些年,她声名远播,到处有人请她教唱歌,媒体经常让她出镜,从而练就了良好的交流和表达的能力。整个聊天过程,银花奶奶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从江方言与普通话,随意切换,交替使用。我们都觉得老人家了不起。

以前,人家讲我们小黄侗寨是“侗歌窝”,银花奶奶说,那不假,年轻人都在家,唱歌是自然而然的事。人人都会唱,张口就来。说来也怪,这人的天生有副好嗓子。唉,有一段时候,姑娘小伙子们离家外出,回来也不喜欢唱歌,真担心会失传。好在后来引起政府重视,在八月十五中秋日举办传歌节。可惜你们来晚了,传歌节刚过,热闹得很。

告别银花奶奶,她让我们记住她的手机号码,如果喜欢了解侗族大歌,可以随时打她电话。

黄岗侗寨有奇音

咚咚嗒嗒的声音,敲醒了清晨。

推开位于半山的民宿的窗,清新气息扑面而来,眼底灰瓦屋顶连成一片,将目光牵向远处,雾幔悠悠铺展开来,经丝一般缠绕在尖尖的鼓楼上。

哦,我是到了黎平黄岗侗寨。

由半山沿阶曲而下,来到寨中,顺着一条小溪前行。这时,咚咚嗒嗒的声音,更加密集、清晰。寻声望去,只见一栋老木屋前,一位身着侗装的老奶奶,蹲在地上抡着木槌敲打着什么,与她一起敲打的那名女子,更要年轻一些,俩人轮番着,你一下,我一下,有着音乐的节奏。走到跟前,才看清,她们在青石板上敲打一块侗布。绛紫色布料被敲得发光,像一枚古老的铜片。

整个清晨,我傍溪而过,将要走出寨子,见到一座风雨桥。桥上无人,此时太阳有些烈了,我索性爬上“美人靠”躺下,轻风拂来,听蝉鸣,听流水,随大自然的乐音恍惚入梦。

几个孩童的声音将我吵醒,那时日头已西。我朝桥下看去,孩子们只顾在溪里嬉戏,清脆的笑声荡漾着,无拘无束。

犹记梦中零星片段,勉强串起来,是这样的情节:嘞嘞嘞嘞嘞嘞……一种好听的鸣叫吸引着我往一座山攀爬,可任我怎么找寻,追逐,仍不见发声的精灵。后来,歌声消失,我累倒在半山,几个小孩过来嘲笑……孩童的声音,流水的声音,蝉鸣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我原打算就这样匆匆别过黄岗,去往另一个未知的地方。现在,我决定调头回寨子。

如果说,黄岗是一位古雅的女子,此前,我只不过是在她跟前晃了一眼。这回,我得细细打量,她到底有什么迷人之处。

夕阳西下,寨子生动起来。金色斜阳穿透摇曳的炊

由远及近,然后又荡开去,如微风吹皱湖水。秋天,行走乡野,蝉鸣声声。清凉,空灵。云朵的影子轻抚群山,滑向一片金色的梯田,稻子低眉,听得沉醉。恍然间,声声蝉鸣,被一缕秋风送上云端,又从一座鼓楼飘来。

在宰荡侗寨听大歌

鼓楼下面,十几个人组成的歌队排成两行,早已等在那里。她们身着深色的侗布衣料,把银饰衬得格外光亮。高高的发髻上,银花盛开得正艳。

我们规规矩矩坐在长凳上,中间隔着一个大大的火塘。此刻,里面没生火,还能看见此前留下的残灰。

隔着火塘这条河流,静静安坐,《迎客歌》是无形的桥,瞬间架通彼此的心。

一开嗓,万籁俱寂。生动甜美的歌声流出来,清脆亮堂,有如“空山新雨后”的纯粹。旋律婉转,表情朴实,无需在乎是否听懂侗语。

“你们好,我是宰荡侗族大歌传承人……”她的普通话,带着当地口音,有一种歌唱的感觉。

她个子高挑,在歌队中格外显眼。她既是领唱,又是报幕员。

唱完《迎客歌》,又唱《蝉之歌》《布谷歌》《劳动歌》,一首接一首。

秋天,空气里丰盈着成熟的气息。含着稻香的斜阳,照进鼓楼,照得人脸泛红,照得银饰发光,照得歌声袅袅。

我们只顾听歌,不敢出声,生怕轻微的动作,打扰那美妙的乐音。

时间静静流逝,只是谁也没有注意到。一直沉醉于此起伏伏的歌声之中。始终不能明白,无人指挥的歌队,多重声部交错,是怎么做到整齐有序,而又变化无常的?一会儿如远山鸣蝉,一会儿似林间滴水;有时风吹稻浪,有时雨打芭蕉。

又一首歌唱结束。报幕员说,非常抱歉,今天先唱到这里,她们有的还要去打谷。哦,是啊,正值秋收呢。我们的到来打扰了人家正常劳作。只好欠身致意,挥手道别。

人群散去,一直坐在旁边的老人,引起大家的注意。她同样也梳着好看的发髻,发丝有些花白,一丝不乱,斜斜地盘在头上。身上的侗服干干净净。

报幕员留下来,同我们介绍,这位老人是她的婆婆,名叫胡官美,是榕江的侗族大歌代表性传承人。寨上的歌队连同她自己都是老人的徒弟。她还说,老人家从小便喜欢唱侗歌,心中装着歌曲有好几百首呢。歌唱是这里人的日常生活,宰荡侗寨有老中青好几支歌队,数百人……只是这几天,老人家感冒,影响嗓子,不然也要为我们唱几首。难怪刚才歌队表演时,她也轻声跟着唱,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看得出,老人对儿媳杨焕珍以及这些徒弟很满意。

说到打谷,我突然想起,要问一问歌师,在侗歌中有没有歌唱栽秧打谷的。于是,杨焕珍又同我们唱了两首。一首叫《打谷歌》:“八月过半稻谷黄,层层梯田真漂亮。秋风吹来丰收景,糯米垂头谷飘香。吹起芦笙多喜庆,开嗓唱歌欢心肠。”另一首是《摘禾歌》:“亲戚朋友来帮忙,摘下禾谷晒太阳……”

朋友信勇是做音乐的,他觉得不过瘾,说刚才听到的大多是快乐的旋律,有没有伤感的曲调?杨焕珍略略想了想,笑着说,侗族是个乐观的民族,遇到什么事都往高兴里想,所以,侗歌以节奏明快居多。不过,她还是从她的曲库里搜寻到一首《娶别人》。大意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一对恋人,男的背信弃义,娶了别的女人。两人后来再相遇,女子伤心质问曾经的恋人为什么要那样做……曲风果然不一样,透着淡淡哀怨与伤感。

小黄侗寨的银花奶奶

铁门紧锁,老罗站在屋子门口,握着手机说话。萨,我们是专门来看望您的,要不,您老说在哪个位置,我们去找您。

她担心她年纪大了,腿脚不便。谁知对方坚持,让我们稍等,她一会儿就回来。

只过了几分钟,一个矮小的身影便出现在巷子口。她就是我要专程拜访的侗族大歌歌师潘萨银花。

此刻,我已跨进从江地界,来到小黄侗寨。

在途中,我向老罗请教教师名字有何讲究?他说,潘自然是姓,萨即奶奶的意思,银花是她大孙女的名字。潘萨银花,也就是潘银花的奶奶。真有趣。

走近了,看上去银花奶奶身体不错。面色红润,也不气喘。她跟许多侗族老太太一样,头发歪斜着盘在头上,身着黑色对襟侗服,脚上趿两片拖鞋。

她摸出钥匙,打开铁门,将我们让进屋。我们大概问了一下她的情况:您今年多大年纪?八十了,她说。

寒暄之间,我打量着屋内。简单的生活用具随意摆放着,看上去有些凌乱。房子基本没有装饰,略显寒酸。

我早就从手机上知道您老人家的名啦,我说,今

Advertisement for 'Southern Cultural Circle' (南方文坛) magazine, featuring articles on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literature.

Advertisement for 'Beijing Literature' (北京文学) magazine, highlighting its content and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Advertisement for 'Beijing Literature' (北京文学)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Advertisement for 'Jiangnan' (江南)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